

作家频道

我们的“大金鹿”

刘俊科

“大金鹿”是一辆自行车，一个学兵队一辆。主要是用来买菜和伙房里用的副食品，一般都由“上士”掌控，那把钥匙是责任，但是在兵们眼里那是权力。每每看着上士骑着他的“大金鹿”，那个威风凛凛的样子，真是羡慕不已。

我们上士姓范，练了一身的腱子肉。他能够用“大金鹿”驮回两大桶“炮弹”来。“炮弹”是两大桶啤酒，给我们会餐用的。那柔软的液体，从那“炮弹”里汩汩流到盆里，一桌一盆，再从盆里流到碗里，一人一碗，再从碗里流到肚子里，那个爽啊！有一次我们范上士在用“大金鹿”驮啤酒的时候，被几个“小流氓”挑衅了，他们仗人多要动手，范上士一把拎起“大金鹿”，像拎起一件得心应手的兵器，那几个小子见势不妙，落荒而逃。范上士扶着他心爱的“大金鹿”不禁笑起来。

“大金鹿”有时候也去充当一些其它的角色。我当副指导员的时候，送学兵们到部队去，营房一空，心也空了。终于有一天，分到五码头的兵们打来电话，让我和文书一起到他们那里看看，还特意嘱咐，带着挎包来。我和文书诸葛彭就一人一辆“大金鹿”，从水清沟骑到五码头，兵们把我俩围住，嘘寒问暖。他们让我俩带挎包，是为了分享他们第一次发的罐头和糖果。我俩的挎包塞得满满的，有罐头也有“大白兔”，满载而归。兵们说，下次来多带几个挎包来。心里那个暖啊！

到机关工作不久，股长请我们几个单身干部到家里吃饭。他家在江西路上，我们就借来“大金鹿”从水清沟出发，过北岭穿瑞昌路，又沿着刚刚修好的山东路一路高歌。可偏偏一辆“大金鹿”“掉链子”了，我们很容易就找到了一家修自行车的，心情大好，自然就飞身上车，猛进而去。现在常常跟股长嫂子说起此事，还觉得温馨一片呢！回来的时候，山东路那个空旷啊，见不到车，见不到人，索性我们就唱起了《军港之夜》，“大金鹿”车轮滚滚，轻快而有节



插图 阿占

奏，那个年代的快乐，真是来得自然而真切，简单而深情。

那个时候，干部两地分居的为多。家属来队就提前来一份电报，写着“某月某日某车次”。到了那一天就骑上“大金鹿”去车站，心里既有几分喜悦又有几分紧张。我家属一次来队，我就叫上一位战友，直奔火车站。那一次我俩紧赶慢赶还是去晚了，到了车站老婆已等候多时，一见面就不无嗔怪地说：“再不来，我就买票回去了！”我一脸的不好意思，可嘴上还是说着，要出来了又有事了，耽搁了一会儿。我和战友一辆车带人，一辆车带行李。当然我带人他带行李了。战友善解人意，说一句，我先走，你们慢一点啊！就飞身而去……

“大金鹿”跟那个时代一起都进入了历史。时光如流，记忆沧桑。时间的长河里，每一朵浪花都饱含着人间冷暖。那个年代的物质生活是匮乏的，但我们的精神却是充盈的。那些快乐的细节，像生活的经纬，编织了我们生命的蓝图。



人生印记

圆梦

赵竟成

四十年前，我在厂里接到局宣传科电话，说是《青岛日报》要办一个新闻通讯员学习班，局里推荐我参加，问我愿意参加吗？我一听欣喜万分，立即满口答应。

开班时，报社会议室里只有几排长条椅子，主席台就是一张三抽桌，墙上甚至连一条手写横幅都没有。主讲是刚刚调来的社领导，开门见山，没有什么客套，第一课就讲什么是新闻，国内国外，引经据典，详细给我们这些“门外汉”讲了新闻的不同定义，随后几天报社各部门负责人又为我们讲了各种新闻文体的写作以及怎样进行采访，把我们逐渐引上了新闻写作之路。

局宣传科是我实习的地方，负责带我的师傅虽然以前就熟络，但他没有因此对我有半点照顾，好像是刚刚相识一样，一本正经地对我说，自己找线索写报道，争取写大稿，上头条。开始几天我真有些摸不着头绪，不知从哪里下手。师傅看出我的为难情绪，也不多说，只是带着我一起到企业去采访，回来再给我布置写作任务。那时的我在初中读了一年便肄业了，担心自己水平低，写不好，怕耽误局里的新闻报道工作，有点想打退堂鼓。可师傅却一直在鼓励我，给我打气，他把自己写的稿子放在抽屉里，往报社投送我写的稿件。当报纸采用我的稿子时，师傅会指着报纸说，好好看看，下次就这样写。我心里非常感谢师傅，因为有的稿子已经被师傅改写了一半。

一天，我通过筛选基层上报的新闻线索，发现某塑料企业一个没有文凭的女技术员，依靠自学，克服了许多常人想不到的困难，解决了塑料模具设计难题，为企业开发了新产品模具，一举救活了这家工厂，使企业的经济效益大增。我一看这是个非常好的典型，便全力以赴对她进行了挖掘采访。我骑着自行车一趟趟地往地处近郊的企业跑，和她一起深入车间，搞清楚每一个专业名词，用通俗的文字描述拗口的专业术语，最终这篇稿子发在《青岛日报》一版。由于媒体的报道，使这位女技术员不仅被评为劳动模范，还被破格提拔为副厂长。不久，我又发现某企业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很有特色。采访时，这家企业有点瞧不起我这个在局里实习的“通讯员”，但我不灰心，不气馁，耐心深入进行采访，最后把这家企业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独特经验给挖掘出来，尤其是提出了“网格化”的管理模式，这在当时还不知网络为何物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是有些超前，于是吸引了报社编辑老师，这篇稿件也被刊发于《青岛日报》一版中间位置，随即企业的先进经验也在系统里被宣传推广。

最令我难忘的是，我还写了一个人物通讯，报社专门安排美术编辑老师，去工厂画了人物速写，为我的稿件配图，在《青岛日报》二版头条刊发了半个版，这在当时的《青岛日报》是不多见的。几十年过去了，我真心感谢《青岛日报》的老师把我引上新闻写作之路，从此我不仅写新闻还写散文，许多刊发在我热爱的《青岛日报》及报业集团的其他报纸上，甚至还到了更高一级的报刊，圆了我的写作梦。

城市秀场

岛上路名密码

王开生

青岛自1891年建置至今，城市道路的名称经历过几次大的变化。放眼国内，岛城路名的命名方式，既有普遍共性的一面，亦不乏独具鲜明特色。

德据时期的市区道路，多以德国皇族王室成员的名字命名，如亨利亲王街、皇族街、王储街等。至1914年底，日本打败德国占据青岛，岛城的道路，改为日本的地名来命名，如熊本町、静冈町、横须贺町等。1922年底，中国北洋政府收回青岛主权后，市区道路全部改为中国路名，延续至今。

位于前海沿黄金地段的太平路，其道路的命名沿袭，可窥斑见豹。德据时期，太平路称“威廉街”，威廉是普鲁士王国国王；至日占时期，太平路改称“舞鹤町”，源自日本京都府所辖的舞鹤市；中国政府收回青岛后，为祈愿天下太平，将该路命名为太平路，与其同期同名的尚有太平山、太平角和太平湾。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太平路一度易名为“东方红路”，至七十年代中期改回太平路，一波四折。

纵观岛城市区道路的命名方式，以中国地名命名者，居绝大多数，如，浙江路、南京路、莱阳路、岙山路等，涵盖了省、市、县、镇四级行政区，此与其他城市的道路命名方式大致相仿。另有几种道路的命名方式，则凸显城市地域个性，很青岛！

“碧桃雪松几重关？烽火烟云恍如间。行到落樱小憩处，又见白鸥搏海天。”诗人贺敬之所咏之处，乃是青岛的八大关。青岛人没有人不知道八大关，也没有人没来过八大关，八大关以其山、海、道路、崖坡、林木与建筑的万方和谐融合，被誉为是“万国建筑博览会”。八大关区域道路以“关”字命名，标新立异。该区域带“关”字的路名，共有十条，长期以来，却被市民习惯地俗称为“八大关”，只因中国人太喜欢“八”之故，并无特指。北京有八达岭、八大处、燕京八景；神话传说有八仙过海；清代画坛有扬州八怪，饮食有八大菜系，等等，不一而足。

八大关的十条关路，有七条是以关隘命名的，如，山海关、居庸关、嘉峪关、宁武关、紫荆关、武胜关、函谷关，前五关为长城关隘，后两关在河南境内；

另外三条，则以税关命名，即正阳关，韶关，临淮关。值得一提的是，关隘是军事用途，税关则为民用，两者不能混为一谈，一直以来，坊间误传甚巨。

有了八大关的示范标杆之作，后来，岛城又陆续命名了“八大峡”“八大湖”等诸多道路，广为人知。

曾经有一类路名，在岛城早期的道路命名中，颇为时兴。即以道路起始点的第一个汉字，组合成路名，如台柳路、四流路、大沙路、小阳路、湛流干路、小白干路等。我小时候生活在小白干路的铁路宿舍，幼年，听大人们叫着该路路名，但觉新鲜好奇，他们读成了“小白干儿”，让人不由自主地联想到了“老白干酒”。其实，干，是交通干线之意。小，是指小村庄；白，则是指白沙河。意即，自小村庄至白沙河的交通干线。同样，湛流干路是指，自湛山村至崂山流清河的交通干线；

台柳路曾经是中国第一条跑汽车的正规公路，始于1904年，从市区的台东镇，至崂山北九水的柳树台，路险且长。不为人知的是，四流路，是指四方村至流亭镇，分为四流南路、四流中路和四流北路三段；大沙路，是自大水清沟村至沙岭庄，旧时，沙岭庄火车站是重要的货运通道；小阳路，则是指从四方小村庄至海泊河的阳本印染厂，海泊河公园亦被俗称为“阳本公园”，故名。如今，大沙路、四流路、台柳路仍旧沿用；小白干路曾一度改为大寨路，现为重庆路；湛流干路已被香港路所替代；而小阳路改为人民路后，道路亦自小村庄延伸至北岭。如今知晓这段历史的人不多了。

国内诸地间叫“中山”的路名、公园名，甚至城市名，普遍易见，皆为纪念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先生。

岛城市区内，有两条以名人命名的道路，其一即是中山路；另一条，是湛山寺附近的芝泉路，芝泉，是“北洋之虎”段祺瑞的字，据说，三十年代修建芝泉路时，他替笃信佛教的母亲捐款大洋一千元。

城阳区的峰阳路，是近年来命名的又一条以人名为路名的道路，峰阳，指明代城阳藉理学大家胡良桐，人称峰阳先生。